美妆语录

中国古籍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参政语录

主编　张明林

第三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台城中饿死老皇帝

——侯景乱梁之战

公元549年4月，梁都城建康（今南京）一片残垣，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熄灭，城内横尸满路、烟汁满沟、道路断绝，存者百无一二；而建康台州城内文德殿则一片凄凉，梁武帝萧衍犹如囚笼中的小鸟，往日的威严已荡然无存，大势已去，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临终前直喊："我饿，我饿，我饿呀！"最后奄奄一息，在绝望中死去。时年86岁。

然而梁武帝之死并非偶然。这个在位48年，一心想通过改革培养稳定的力量来巩固政权的皇帝，并没有因他调和统治阶级内部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而缓和，相反，由于他优容权贵佞俸用事、苛剥百姓，致使人民流离、民田荒毁，加深了社会危机。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养寇自患，咎由自取，终于招致侯景之乱，梁武帝本人也成为侯景之乱的牺牲品。

侯景，北魂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南）人，曾做过怀朔镇的外兵史，和高欢极为友好。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降了尔朱荣。尔朱荣破葛荣时，侯景为前锋，以功擢升定州刺史。高欢灭尔朱荣，侯景又投附于高欢，作大丞相府长史，仍兼定川刺史。以后在东魏历官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行台，拥兵十万，总制河南14年之久（公元534年～547年），真可谓高欢的左膀右臂，唯一得力的助手。高欢死后，其子高澄与侯景有怨，想把侯景调回，夺其兵权，侯景举兵不受代，以河南13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但对侯景狡诈多变，采取"受降如临敌"的谨慎态度。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占有的土地，并示意侯景要把他指挥的军队交出来，希望他入朝长安。同时高澄已在侯景叛变之后，命慕容绍宇率领大军，向侯景进逼。侯景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派使臣至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对梁武帝上表诉说苦衷，请求萧梁出师援救。

当侯景求降时，梁臣多不同意，而已做了46年南朝皇帝的梁武帝认为统一中原机会到了，对左右说，他自己夜梦天下太平，景既求降，正符真梦。就决定接受侯景的投降，并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大行台。侯景已经占领寿县，又加封他南豫州刺史。侯景是十分狡诈而又贪得无厌的人，他听萧梁将与东魏议和，一再表示反对，可是梁武帝既不加考虑又不加防范。侯景于是强迫招募南豫州属下的居民充作兵士，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左卫率陆检、制向监周石珍为名，又密结临贺王萧正德在建康作内应。萧正德因贪暴不法，屡次遭到梁武帝申斥，他就怀恨在心，等待国家有变。侯景叛梁的消息传到建康以后，梁武帝闻讯大怒，立即派兵前去讨伐。9月，侯景见梁军来讨，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留部将王显贵守寿阳，扬言进攻合肥，实际上却袭击谯州（今安徽省全椒县）。10月，侯景又攻破历阳。历阳太守庄铁对侯景说："国家岁久承平，人不习战，听说将军举兵内向，必然震骇，应乘机速往建康，可成大功。若使朝廷做好准备，遣弱兵千人控制采石，将军虽有百万精甲，也将无可奈何。"侯景认为言之有理，于是留部将田英、郭骆守历阳，以庄铁为前锋，列兵临江。梁武帝向尚书羊侃询问讨侯景之策。羊侃请率2000人急据采石，派另一军袭击历阳，从而使侯景前进受阻，退守巢穴。梁武帝仍认为，有"长江天堑"侯景未必有渡江之志，没有采纳羊侃的建议。10月21日，梁武帝命萧正德为平北将军，屯守丹扬郡。

萧正德派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运芦荻，秘密接济侯景的军队辎重。侯景将要渡江，因顾虑宁远将军王质的水军予以阻击，派间谍打探消息。这时，临川太守陈昕亦认为采石须重兵镇守，王质的水军力量薄弱，担心无济于事，主动征得梁武帝同意，与陈昕换防。侯景打探到这消息后，遂于22日率军8000人从横江（今安徽省西南）渡江，抢占采石，擒获赶来换防的陈昕。随后，侯景分兵袭击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擒获淮南太守萧宁，致使京城建康为之震动。梁武帝仓惶部署建康的防御，甚至赦免囚徒以充军。

10月25日，侯景乘胜进至建康，攻城未克，因恐援军四集，放纵士卒大肆掠夺。梁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人送信给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等，约定共同入援建康。11月13日，萧绎兵发江陵，在此之前，邵陵王萧纶已自京口（今江苏镇江）率步骑3万西上。侯景派遣军队到江乘（今江苏省句容县北）阻击，不料，萧纶绕至蒋山（即钟山）。侯景十分惊慌，一面准备船只企图逃走，一面分兵三路迎战萧纶，然而还是大败，侯景退往覆舟山北。但在玄武湖畔战役中，萧纶受挫，兵败逃至朱方（今江苏省丹徒县东南）。侯景乘机继续围攻建康。11月底，鄱阳王萧范与西豫州（今安徽省怀宁县）刺史裴之高、建安（今湖北省麻城县）太守赵凤举率军入援，驻扎蔡州（今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中）等待上流诸军。而北徐州刺史萧正表则投降侯景。在欧阳（今安徽省仪征县）江中立栅，阻遏江陵方面的援军。12月，正当侯景攻城越发紧急之际，湘东王萧绎派兵与萧方率步骑1万人入援建康，又派竟陵太守王僧辨率舟师出汉川东下，侯景见建康久攻不下，就发动火攻，并引玄武湖水灌城。这时，前来入援的各路兵马会师于新林王游苑（今江宁县西南），合兵10余万人，共推司州刺史柳仲礼为大都督。侯景派步骑万人前来挑战，柳仲礼则坚壁不出，这时，萧绎已亲自率领万人精兵从江陵出发，部署军队迎击侯景。第二年正月，侯景在青塘大破韦粲，柳仲礼出兵救援，将侯景击退，双方隔秦淮河对峙。正月27日，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永安侯萧确、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及王僧辩等的军队渡过秦淮河，迫使侯景的军队后退，李迁仕与樊文皎率领精锐部队5000人独自深入，被侯景的部将宋子仙的伏兵击破。正在这关键的时刻，由于柳仲礼忘乎所以、趾高气扬，凌侮来援诸将，致使诸将无心恋战，斗志瓦解。

2月，建康城在久围之下粮食耗尽，而侯景军也感到困乏。侯景依谋士王伟之计，一一面伪装求和，一面派军队到各地运米。梁朝太守萧纲请梁武帝允许侯景求和。梁武帝大怒，认为"和不如死"。萧纲劝谏道："侯景围逼已久，援军无可奈何，应当暂且许和，以图再战。"梁武帝经不住劝说，终于应允求和。侯景要求割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之地给他，并要求将宣城王萧大器送来作为人质，只有这样，才肯渡江北去。梁武帝正准备将帝位传给萧大器，派石城公萧大款为人质，又命令来援诸军不得再战，委任侯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军事。侯景趁机又奏请梁武帝说："请诸军退回秦淮河南岸，否则，臣不能渡江。"梁武帝答应了。5月，侯景已经解决军粮补给问题，立刻反悔，紧锣密鼓，加紧攻城。建康有三城；中为台城，皇帝所居，也有居民；西为石头城，禁军驻屯之所；东为白下城，宰相录尚出事兼扬州刺史所居。梁武帝仍一心指望外援，但此刻援军内讧四起，无济于事。公元549年5月，台城被攻下，侯景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5月，梁武帝萧衍饿死于台城内文德殿。武帝死后，侯景暂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然而这场大混战并未就此结束。

公元549年6月，西江督护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侯景派人去拉拢广州刺史元景仲，请

求他袭击陈霸先。陈霸先知道后，与成州（今广东省封川县）刺史王怀明共集兵南海（今广东省南海县），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元景仲，将其杀死。同年12月，陈霸先在夺取始兴（今广东省韶关西南）之后，不顾萧勃反对，率军出大庾岭。冲破阻遏，进入江西。

一年后，梁武帝第八子益州刺史萧纪派其子萧圆照率兵3万，受湘东王萧绎节度，屯兵白帝城（今四川省泰节县东）准备讨伐侯景。这时，侯景乘江州刺史萧大心与鄱阳王萧范正在相互攻伐，派部将任约、于庆等进攻江州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夺占豫章后，分兵而进。陈霸先闻讯。沿赣江顺流而下，与巴山（今江西省崇仁县）太守贺诩合兵，击败于庆。任约则进击邵陵王萧纶，予以重创。正当萧纶重整兵力准备大举反击之际，其弟萧绎竟派王僧辩率军抄他的后路。萧纶不愿骨肉相残，前往齐昌（今湖北省蕲春县）暂避，王僧辩占据郢州。任约连破西阳、武昌，又袭破萧纶于齐昌。侯景闻讯大喜，在建康自封为相国和汉王。11月下旬，萧绎命秦州刺史徐文盛率兵数万，大败任约于贝矶（今黄冈县西），并进军大举口（今黄冈县东）。侯景派宋子仙军率兵2万西援任约。

公元551年正月，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太守余孝顷举兵声讨侯景，侯景命令于庆迎击。与此同时，萧绎派护军将军尹悦等率2万军队，自江夏直趋武昌，受徐文盛节度，进击任约。2月企图混水摸鱼的京州刺史李迁仕击破陈霸先的部将杜僧明，广州刺史萧勃派兵援助陈霸先，击斩李仕迁。萧绎遂以陈霸先为江州刺史，命其进兵，策应徐文盛等对任约作战。3月，徐文盛攻占武昌，任约向侯景告急。侯景留尚书左仆射王伟守建康，亲率大军西上，并携人质太子萧大器同行。此时，任约已分兵袭破宝州（今湖北省麻城县），杀宝州刺史田龙祖于齐安（今黄冈县西北）。这年闰3月，侯景至西阳，与徐文盛军夹江对峙。4月，侯景听说江夏空虚，命宋子仙和任约率轻骑由淮内（今黄冈县）过江，袭陷郢州，又进兵江夏，迫使徐文盛诸军溃败。萧绎改派王僧辩为大都督，统率诸军迎击侯景，同时向西魏求援，答应割江中之地给西魏。侯景因为已攻克江夏，乘胜西进。侯景由隐矶（今湖北省通江县江滨），抵达巴陵后，向王僧辩发动猛攻，未能破城。萧绎派天门太守胡僧佑率水军入援巴陵，与信州刺史陆法和在赤沙亭（今湖北省华容县南）会师，擒获任约。侯景闻知，亲自率大军顺流东归。当侯景撤至芜湖附近时，遭到豫州刺史荀朗的截击，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返抵建康。与此同时，侯景部将于庆进攻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受挫，也被迫撤兵。

萧绎在取得巴陵之战的胜利后，继续引兵东下，同时命令陆法和扼守巫峡之口，以防萧纪东出。6月18日，王僧辩进抵鲁山、郢州，擒斩宋子仙等，陈霸先也发兵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进屯西昌（今江西省泰和县）。7月，王僧辩进向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西），陈霸先率所部3万人屯于巴丘（今江西省峡江县北），准备与其会合。8月初，王僧辩的前锋袭击据守郭默城（今九江市东北）的于庆，于庆与寻阳（今九江市）守将范希荣弃城东走。萧绎命王僧辩屯兵寻阳等待上流援军的到来。

侯景自巴陵败还建康后，见自己的猛将死的死、亡的亡，深恐不能久存，急欲早登大位，于是废黜简文帝，暂迎豫章王萧栋为帝。接着，又杀简文帝，逼萧栋禅位于已，自称汉帝。公元552年正月，萧绎命王僧辩率诸军从寻阳出发，陈霸先也率甲士3万，舟船2000从南江（今赣江）北上，与王僧辩会师于白茅湾（今安徽省怀宁县东），王僧辩军袭破南陵（今安徽省繁昌县西）、鹊头（今安徽省铜陵县）二地，进至大雷（今安徽省望江县），侯景急命侯子鉴率水师迎击。侯子鉴在战鸟（今繁昌县北）与王僧辩和陈霸先遭遇，大败而逃。王僧辩和陈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顺利抵达芜湖，逼迫该城守将张黑弃城而走。侯子鉴再据姑孰南州（今当涂县江中）组织抵抗。侯景一面表示将亲至姑孰，一面告诫侯子鉴："西兵善于水战，勿与争锋，往年任约之败，即曲于此。你应当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侯子鉴于是舍舟登岸，闭营不出。王僧辩进至姑孰，一举将侯子鉴部击破，并进而攻陷历阳（今安徽省和县）。3月13日，王僧辩督诸军兵临建康，侯景力不能敌，仓惶逃奔朱方。王僧辩命军仍紧追不舍。见大势已去，侯景被其内兄羊侃鹞杀死，并赶紧将尸体送往建康。各地追随侯景的官员也纷纷投降。侯景乱梁之战，前后历时3年零7个月，至此结束。

侯景之乱，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纵兵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围台城时，侯景军吃尽了石头仓、常平仓的储粮，就掠人而食，米一斗贵到七、八万钱，台城中粮食也吃光，军士煮鸳、煮鼠、捕雀而食，殿堂上的鸽子也被吃尽，即使屠马也杂以人肉，疾疫而死者大半。许多建筑物都被破坏，东宫台殿所藏图书数百橱，全被烧掉。王僧辩攻克台城时，兵士也大肆抢掠，百姓号叫之声，彻于石头。故当时"佥以王师之酷，甚至侯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建康在这次战役中被毁灭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玩火自焚的侯景的灭亡也是必然的。侯景之乱虽平，梁朝的寿命也不长了。

隔江犹唱后庭花

——隋灭陈渡江之战

公元583年4月，隋文帝杨坚率军10余万，兵分四路，大败突厥。随后又兼并了后梁，终于统一了北方。接着便准备集中兵力，渡江南下统一中国。

隋朝在北击突厥时，陈朝大将夏侯苗、张子讥因不满陈后主荒淫无度的统治，先后渡江来到长安投奔隋朝杨坚。隋文帝杨坚为了麻痹陈后主，以两国相好不收降将为名，拒绝接收夏、张二将。陈后主得知后甚为放心。等到北方统一以后，南下渡江灭陈便提到日程上来了。杨坚为此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战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先疲后打，先虚后实，一举渡江，割裂围歼"的作战方案。

隋文帝杨坚根据左仆射高颎的建议，在江南水稻收获季节，调集兵力。虚张声势，摆出渡江攻势，佯攻抢粮。陈军信以为真，屯兵防御，等到陈军部署完毕之后，隋军又解甲收兵。就这样反复多次，秋收季节已过，陈朝水稻全扔在田里。久而久之，陈军习以为常，不把隋军放在心上。与此同时，隋朝又派出谍卒潜入江南，纵火烧军用粮仓，烧了修、修了烧，反反复复，搅乱了陈朝的军心，消耗了陈朝的大量军力、物力和军粮。在江北，隋军大建军粮库储备军粮。

隋军大将贺若弼派人下江南，以军中老、弱马换取陈朝的许多优良战船，并将这些战船藏在芦苇荡里，不让陈军看见。而把买来的60多只破船、旧船公开停泊在长江的支流里。陈军因此以为隋军只有破船没有好船，不可能渡江作战。

为了麻痹陈军，贺若弼令沿江防守部队每次调防必须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在广陵集中，沿江插满军旗，帐篷布满原野。陈军隔江见隋军调动，以为要渡江进攻陈军，急忙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但得知隋军换防，就把集结的部队撤回去。为了进一步麻痹陈军，贺若弼又命令士兵全副武装沿江打猎、下江捉鱼，人喊马嘶好不热闹。开始，陈军集结以防隋军渡江人

侵，但得知隋军以打猎、捉鱼为戏，也就放心了。这样一来二去，陈朝的守军便逐渐放松了对江北的警觉。

与此同时隋文帝杨坚命令老臣杨素在永安等地大造船舰。大船叫“五牙”可容士卒800人；次之为“黄龙”，可容100多人；还有“平乘”、“船舰”等战船和运输船。贺若弼、韩擒虎、燕荣等也在扬州、卢州、东海（今江苏新海莲等地）制造战船和运输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今成都）、信州（今四川奉节东）、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等地将造船时的大量木屑顺江而下，威吓陈军，分散陈军的兵力部署。随后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以东长江北岸的蕲州（今湖北的蕲州镇西北）、和州（今安徽和县）、吴州（今江苏扬州市）、海州（今江苏海州镇）等地部署精兵，秘密作渡江准备。

为了制造舆论，争取江南民心，动摇陈朝军心，隋文帝又用传单列举陈后主的20条罪状，向江南散发30多万份。还利用收买陈军被俘人员，释放回江南，宣传江北的繁荣昌盛和强大。江南百姓望着江北隋朝的桃叶山传唱王献之的《桃叶辞》：“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天所苦，我自迎接汝。”以此表达他们企望北军南下，早日统一中国的心情。

公元588年10月，隋文帝杨坚见灭陈时机已成熟，遂部署兵力，设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由杨广节制各军；左仆射高颎为杨广的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指挥总管水陆军518000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兵分八路攻陈：秦王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进屯汉口；清河公杨素率舟师出永安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与杨素合兵；晋王杨广兵出六合；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合肥）；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攻九江；青州总管燕荣率舟师出东海（今连云港）。

前三路由秦王杨俊指挥，在次要方向行动以杨素大军为主力，目标指向武昌，阻止上游陈军向下游机动，以保障隋军夺取建康。后五路由杨广指挥，在主要方向上行动，目标指向建康，其中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燕荣、王世积两军分别在东西两翼配合，切断建康与外地的联系，保证主力的行动。

隋军部署严密周到，只待令下渡江作战活捉陈后主。

陈后主（553～604年）南朝陈最后一个皇帝，字元秀，小字黄奴，名叫陈叔宝。他会写诗，代表作就是《玉树后庭花》。陈后主面对隋军隔江相望的形势，还在大兴宫室和佛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时不问政事，终日沉浸在美酒和女色之中。陈后主时常带着他宠幸的妃子张贵妃、孔妃和宠臣宰相江总、都官尚书孔范等“狎客”，在一起饮酒赋诗纵欲。这些宠臣、宠妃使尽浑身解数，极力迎合讨好这个昏君，把《玉树后庭花》谱成曲、编成舞，边唱边舞，响彻整个后宫。陈后主乐得手舞足蹈，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重赏宠妃、宠臣和“狎客”，彻夜达旦，一醉方休。陈朝守卫边防的将领和地方官把隋军南下的告急文书雪片似地送到国都建康，请求派兵增援，加强防御，大多数都被江、孔两个奸臣扣压下来。即使接到告急文书，陈后主不仅根本不拿它当回事，反而妄自尊大地告诉大臣说：“诸位不必惊慌，我们京城建康是块风水宝地，这里有王气，从三国以来已是六朝之都，虎踞龙盘，形势险要，凭借长江天堑可以高枕无忧。过去历届人侵宝地之敌都象鸡蛋碰石头一样大败而归，隔江兴叹，杨广这个小子有多大本事，必将碰个头破血流，你们别害怕，还是给我唱《玉树后庭花》吧。”都官尚书孔范顺着陈后主的话说：“陛下圣明，言之有理。我们背靠万里长江，凭着这条天堑什

么也不怕，战线可长哩，他们几条破船早就沉入江底喂鱼了。”说着。他拿起一叠告急文书，在大臣面前晃了几晃，然后继续讲到：“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谎报军情，我看这些边关将领官员吃饱了没事于，为了捞取战功，欺骗皇上，升官发财。我虽然当了尚书大官，还想提升，盼隋军打过来再立新功，到那时我就是太尉公了。”有人慌报说：“隋军的战马死了许多。”孔范听了便立即打趣附合；“隋军的这些战马一过长江就都是我们的了，现在就死了真可惜！”陈后主听了哈哈大笑，宠臣爱妃也跟着大笑不止。《玉树后庭花》曲重又奏响。

公元588年11月杨坚到定城（今陕西潼关西）誓师，宣告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战役正式开始。杨素大军接到进攻的命令后，从永安出发，顺三峡而下，抵达流头滩。谍船来报：下游狼尾滩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船易触礁；又有陈将戚昕率青龙舰百余艘把守，岸上扎有营寨，江中横有三条铁索，封住江一心；铁索固定在两岸的峭壁上，江边礁石犬牙交错，船只无法靠近；陈舰分成两队埋伏在江湾，还备有40艘火船，上边装满柴草，如果隋船冲开铁索，火船就会出动，岸上埋伏100多名弓箭手，可从岸上放射火箭，攻击隋船。两军相隔仅25公里，顺江而下只需半天时间。杨素根据敌情，两天兵马未动。戚昕暗笑，认为隋军不敢来攻，放松了警惕。谁知此刻杨素早已探知陈军虚实，派将军王长袭带一队爬山步兵，登上南岸，摸到陈寨后面，再派小分队摸到悬崖脚下拴铁索的地方。又派将军刘仁恩率一队骑兵，绕上大路直奔下游白沙镇，截断陈军后路。并征募当地老船工当舵手向导，一切准备就绪。第三天夜间，杨素亲率黄龙船队从流头滩启程向狼尾滩进发。上千艘战舰乘明亮的月光顺江而下。与此同时，岸上的步兵已从悬崖上用绳索坠到栓铁索的江边。他们杀散了看守铁索的陈军，抡起利斧将铁索砍断，三根铁索沉入江底。袭击旱寨的步兵，点火烧寨，陈军非死即降。陈军将领戚昕在船上被岸上的喊杀声惊醒，披衣到船头一看，岸上火光冲天，旱寨早已化为灰烬。正惊疑间又见江中黑压压无数战船顺流而下，畅通无阻直驶而来。戚听见大势已去，只带领十几艘青龙船舰惶惶逃往屯满粮草的白沙镇。没料想白沙镇早被隋军大将刘仁恩的骑兵占领。此时天已大亮，杨素大军也迅速赶到，陈将戚昕只好挂白旗投降。

公元589年，大年初一，杨广进至六合南桃叶山，指挥隋军渡江。半夜，在江南一片除旧迎新的爆竹声中，早已藏在苇丛中的全部战船迅速驶向南岸，直奔陈朝都城建康。喝足了守岁酒的陈朝的江防军欢渡春节，闹腾到深夜已入梦乡，根本没想到隋军会在此刻渡江而来。等到他们被喊杀声惊醒，睁开醉眼时隋军已经登上京口城楼了。贺若弼占领京口，捉住刺史黄恪，6000守军都成了俘虏。贺若弼下令优待俘虏，自愿回家者发给路费和通行证。于是，隋军所到之处，陈军不战而降，等待宽大处理。

就在同一天，隋朝大将韩擒虎亲自率领500名敢死队，摸黑渡过江去，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采石矶。这样，建康南北两路的咽喉要道全被隋军占领了。

京口、采石矶同时失守的消息传到建康，城内一片混乱。陈后主这才知道“天堑”可以“飞渡”。此时隋军四集，兵临城下，建康已成为一座孤城。隋后主平时只知道宠臣爱妃，不知武将，现在，他急忙调兵遣将，但江路已被隋军堵死，上游陈军无法东下，只有外贬吴兴（今江苏吴县）的镇东大将军任忠率部赶来协守朱雀门。初三，陈叔宝召集公卿讨论战事，次日下诏书要亲自挂帅迎敌，并委派骠骑将军萧摩诃等督军迎战，令湘州（今长沙）刺史施文庆在为大将军。施文庆嫉妒诸将，恐出战有功，将军队集结在朝堂和都城，只派一部分舟师于白下（今南京城北）防御六合方面的隋军，另外一部分兵力镇守南豫州，阻击采石矶韩

擒虎军的进攻。

隋军突破长江，发展迅速，初六，贺若弼大军以一部进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牵制和阻击吴州的陈军，以主力向建康前进。初七，韩擒虎大军占领姑孰（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贺若弼率精锐8000屯兵钟山（今南京紫金山）以南白土岗；韩擒虎大军在新林（今南京西南）与由南陵（今安徽铜陵附近）渡江的总管杜彦军会合。共步兵2万，宇文述军3万进至自下，后军继续渡江南下。至此，隋军先头部队先后进至白下、钟山、新林附近，对建康形成了包围态势。

此时，陈在建康附近的部队还有不下10万人。陈后主弃险不守，把全部兵力控制在都城内外。萧摩诃建议乘贺若弼孤军深入，迎头痛击，陈后主不听。整天坐在宫里与君臣将相讨论守还是攻，举棋不定，吵得不亦乐乎。陈后主心烦意乱，在无计划无准备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命令各军出战。正月二十，陈朝中领军鲁广达在自土岗列阵，位于最南方，往北依次为镇东将军任忠军，扩军将军樊毅军，忠武将军孙范军，最北为萧摩诃军。陈军在钟山南10公里的正面布成一字长蛇阵，既未指定诸军统帅，又缺乏背城一战的决心，致使各军行动不协调、“首尾不相知”。隋军贺若弼登钟山观察形势，见陈军如此列阵，亦下山布阵。未待后续部队到达就率先头部队出战，被陈军鲁广达部击败，死亡270余人。贺军有意退却，燃物纵烟，掩护撤退，尔后集中全力攻击陈军的萧摩河部，从孔范和萧部接合处突破陈军防线，直抵游苑。当天夜里贺军进攻宽城，火烧北掖门，鲁广达回师苦战，被贺生擒。陈军一部溃败，随即全军瓦解。

陈后主这时就象一只没头的苍蝇，只知哭哭啼啼，一点办法也没有。哪知任忠已率骑士出城去迎接隋将韩擒虎，引导隋军入朱雀门，见城门关闭，任忠在城下劝降；“我老夫已投降了，你们还能抵挡得了吗？”于是守军把城门打开，韩擒虎军一拥而入。此时，贺若弼大军已从北掖门攻入，整个建康城全部被隋军占领。

陈后主听说朱雀门失守，连忙带着10多名宫女宦臣逃出后堂景阳殿，慌恐万分，就和张孔二妃跳进一口枯井里。一小队隋军搜寻到御花园，听到井里有动静，便跑了过去。一名隋军喝问：“谁在井里？快上来！”井里没有回声。另一名隋军喝道：“再不出来就往下扔石头了！”陈后主吓得急忙大声呼救。于是，隋军放了一根绳索下去，待下面捆好之后，往上拽，一个人拽不动，三、四个人好不容易才把绳子拽上来。拽上来一看，原来陈后主和张孔两个爱妃捆在一起，样子十分狼狈，大家不禁笑了起来。就这样，陈朝灭亡了，风流皇帝陈后主当了隋军的俘虏。正月廿二日杨广进驻建康后，命令陈后主手书招降陈朝将领，三月，南朝全境划入隋朝版图。几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又重新得到了统一。

围洛打援一石两鸟

——唐初灭夏降郑虎牢之战

公元618年5月，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刚好一年的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开始了历时7年、历经六大战役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其中第三战役中的虎牢之战堪称关键的一战。

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西灭薛秦、北平刘武周后，唐政权稳固了关中统治。但是独霸江南、定都洛阳、自立郑国的王世充和占据山东、河北、定都洛州（今河北永年县）、自称夏王的

窦建德却成为唐统一北方的两大障碍，形成唐、郑、夏三足鼎立的格局。

唐要想统一北方，自然要东进灭掉夏、郑，第一进攻目标选谁为上策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唐、夏之间隔着太行山，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去攻打夏军，显然是疲劳之战，不利之举，况且守在夏国边界一侧的唐军又不是主力部队。而郑国就在唐朝东大门崤山之外，正是首当其冲。加之此时王世充政权摇摇欲坠——派系斗争严重，属下得力战将秦叔宝、程咬金先后倒戈投奔唐朝；管区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众心离异。王世充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可谓机不可失。

李渊父子分析三国对峙的形势后，毅然确定郑国为东进的第一目标。为了集中兵力攻郑，对夏则采取“先联后打”之策，利用郑、夏两国过去有过磕磕碰碰，不算和睦，派使臣与窦建德说和，稳住颇有实力的夏军。

公元620年7月1日，秦王李世民亲率大军直奔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杀来。

大敌当前，生死攸关，王世充岂敢疏忽。他一得到唐军出关的消息，立即作出全面迎击的部署——选拔精兵强将固守洛阳，并在洛阳附近的襄阳（今河南襄城）、虎牢（今河南汜水镇西侧）、河内（今河南沁阳）布下重兵，王世充本人则亲自统领3万人马前敌迎战唐军。然而，唐军来势凶猛。李世民集中5万名步兵和骑兵直取洛阳城西的主要据点兹涧（今河南磁涧）。郑军虽经顽强抵抗，终至败北，放弃兹涧，退守洛阳孤城，王世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李世民乘胜分兵四路——南据寿安（今河南宜阳）、北围河内（今河南沁阳）、攻回洛城（今河南孟津东）、东截洛口（今河南旧巩县东北），而李世民自领大军屯兵洛阳以北的北邙山中连营几十公里，对郑都洛阳形成四面进逼的态势。

战事仅数日，王世充接连损兵折将、丧师失地，洛阳也被围得铁桶一般。他深感形势不妙，思来想去，又别无良策，只好试试有无言和的可能。8月的一天，在洛阳西北的青城宫，唐、郑两军隔水对阵。只见门旗开处，李世民威风凛凛立于唐军阵前。王世充百般无奈，在马上欠身向李世民说道：“我王世充只求洛阳自守，从未想向西扩张势力。比如熊、谷二州，离洛阳这样近，我要取之岂不是易如反掌，举手之劳？既然大家是友好邻邦，所以我才没有这样做。”不料，李世民毫不容情，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厉声喝道：“你要知趣，就乖乖投降，你的富贵还可以保住，你要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王世充乞求和平共处就此告吹。

隔水对话不久，唐军继续出兵，扫平洛阳外围的大多数据点，郑属州郡也纷纷投降，郑政权呈土崩瓦解之势。王世充求和不成，反遭羞辱，被围困孤城洛阳之中，覆灭之时指日可待，岂能坐以待毙？他一面加固城防，困兽犹斗；一面派人乞援窦建德西进解围。

在此期间，唐军虽四面围攻，但屡屡受挫，僵持足有8个月之久。唐军将士昼夜劳困，疲惫不堪，士气大衰，再加上远离家乡多日，归乡意愿日浓。总管刘弘基请求班师的密报传至西都长安，唐高祖李渊密敕还师。然而李世民却坚不还师，甚至下军令“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从而刹住了班师回朝之风，稳住了军心，继续围攻洛阳。

再说夏王窦建德，唐、郑两军开战之初，一时好不得意。他以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先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之时再见机行事，所以，李世民大举发兵进攻洛阳时，他一面接受与唐联合之意，一面集中兵力围剿周边义军队伍，稳固后方根据地。然而战事发展并未使窦建德遂心如愿，而已明显地看出唐强郑衰。如果唐灭掉郑，就会北上攻夏，夏必有唇

亡齿寒之忧，也许夏、郑联手抗唐才是上策。因此，夏与唐联合之际，也始终与郑保持信使往来，只是“攘外必先安内”，稳住后方，迟迟未发兵西援而已。

公元621年2月。王世充的儿子率兵数千人从虎牢往洛阳运粮，遭到唐军毁灭性打击，使孤城洛阳给养贫乏更加艰难。此时窦建德已收服徐圆朗、孟海公两支农民义军，自认时机成熟，率军10余万渡江南下，攻克周桥（今山东荷泽附近）；3月，率众西奔解救洛阳。夏军一路至滑州（今河南滑县）、酸枣（今河南延津），接连攻陷荥阳（今河南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处。尔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河运粮草，一路陆地行精兵，长驱西进，屯兵成皋（今河南汜水镇）附近，中军大帐设在板渚（今河南汜水镇北黄河东侧）。窦建德一面派人通报王世充，告之夏国援军已到；一面致书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双方才可如前和好。

唐军因久攻洛阳不下，军心浮动，稍事平稳。一看十几万夏军浩浩荡荡，再次骚动。在此紧要关头，李世民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广听众将献策。萧禹、屈突通、封德彝等声称王世充坚守孤城固若金汤，难以攻克；窦建德锋锐气盛，不易抵挡；若腹背受敌，恐对我不利；稳妥的办法是退兵据险而守，伺机再战。郭孝恪、薛收等人不被对方貌似强大的假象所迷惑，指出：“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吾当进据虎牢，扼其襟要。……若不速进，贼人虎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合力，将若之何？”李世民听罢议论，权衡利弊，说服众将，统一思想，作出决策——对东都洛阳围而不攻，坐待其粮尽自溃，对窦建德要主力出击，力求全歼。随后发兵两路，一路由屈突通等协助李渊四子齐王李元吉领兵继续围困洛阳，深沟壁垒，严防王世充突围；一路由李世民亲自率领精骑3500余人，东经洛《（今河南孟津东）、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昼夜兼程，直奔虎牢。

虎牢是成皋（今河南汜水镇）西侧的要塞，为郑、夏联手的枢纽，是王世充固守洛阳的东大门，是唐、夏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窦建德抢先占据虎牢，唐军新收服的州郡便会转而叛离，还将吸引附近州郡降服，导致郑夏联手抗唐，使唐军难以应付。

公元621年3月25日，虎牢关郑军守将沈悦一见唐军长驱直入，势在必夺，自知不敌，便开城投降。建德来迟一步，无法挺进，只好连营板渚、成皋一带。

夏军营盘刚一扎下，李世民就带领亲兵近将500人策马东出虎牢，一路设下伏兵，自己则与尉迟恭敬德及随从二骑步步接近夏营。当4骑离夏营1.5公里地处，发现夏军巡营骑兵，李世民大喝一声：“吾乃秦王也，看箭！”话音刚落，箭已穿身，一骑翻身落马，余者飞驰回营禀报。建德闻讯，急令五六千骑兵将士追杀。世民从容不迫，叫随从先走，自己搭弓、敬德执枪断后，边退边射，箭无虚发。追兵既不敢贸然逼进，前去送死；又求功心切，紧追不舍，步步进入唐军的伏击圈。此时伏兵四起，犹如从天而降，由地钻出。夏军防不胜防，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大败而归。李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奋力截杀，斩首300多人，抓获夏将殷秋、石瓒等人，凯旋回营。李世民初战告捷，士气大振。4月，派出王君廓率轻骑1000余人抄窦建德粮道，俘获大将军张青特，夏军锐气大挫。

窦建德西援出师不利，不仅一个月有余未能前进一步，反而损兵折将、粮草遭截，一时将士思乡，军心涣散。这时，建德挚友凌敬和爱妻曹氏劝阻其退兵，以便保存实力，北取河内，南攻河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乘虚占据河东，威胁关中，迫使夏军后撤，解除洛阳之围。然而，建德固执已见，认为援郑“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再加上王世充派人贿赂他的手下诸将，“以乱其谋”，敦促建德进兵。建德认为自己有众将支持，决策无误，继续进逼虎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并商定，待唐军军马无草料到黄河北岸放牧的时候袭取虎牢。谁知，唐军探报得知虚实回禀秦王，李世民于是将计就计，牧马诱敌。

公元621年5月1日，李世民把千余匹马引渡黄河以北放牧，伪装成军中粮草已尽，迷惑窦建德，而本人又连夜返回虎牢帐中坐镇。第二天早晨，窦建德获悉唐军牧马河北，喜出望外，立即全军出击。自板渚至牛口渚（今河南汜水镇北）列阵10公里，鼓声大震，声势浩荡，唐军望而生畏。

李世民胸有大略，沉着冷静，登高远望，观敌了阵。他沉思片刻，回头对诸将说："窦建德起兵山东以来，从未遇到过强敌。今天冒险前来，呼喊喧闹，军容不整，军纪不严，列成大阵直逼我营，是轻视我军实力。我却接兵不动，以逸待劳，等他锐气已衰，锋芒已钝，列阵时间一长，兵卒必将饥肠辘辘，士气下降。我等乘此出击，无不获胜。今与诸将预约，时过中午，就能破敌。"

果然不出所料。时至中午，夏军"兵士饥倦"，有的争抢喝水，有的席地而坐，犹如一盘散沙。李世民一看，时机已到，下令出击。放牧河北的马群也调回合击。一时唐军势如倒海翻江、所向披靡，东渡汜水、直冲敌阵。窦建德正在帐中议事，一听传报，来不及整队，仓促迎战，被唐军冲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唐军乘胜追杀15公里，夏军死伤3000有余，被俘虏5万多人。建德也身带枪伤落荒而逃，藏在牛口渚芦苇丛中。哪知唐营车骑将军白士让和杨武威二人早就瞄准金盔金甲之人驰奔而来，追杀不舍。白士让追上窦建德坐骑举枪便刺，宝马屁股挨了一枪，疼痛难忍，一尥蹶子，就把窦建德掀翻马下。没容站起，长枪已到，他连忙摇手惊呼："休要杀我，我是夏王。若能相救，富贵与共。"白、杨二将一听，夏王在此，心花怒放，一跃下马，捆绑个结结实实，回营请功去了。

夏军即已大败，李世民回头又来紧攻洛阳。王世充惊恐万状，打算突围去襄阳（今湖北襄樊），再重建基业。但遭到众将一致反对，只好率领群臣将士2000余人开城投降。至此，历时两个月的虎牢之战以李世民全胜、窦建德遭擒、王世充降唐而告结束。

李世民挂帅来征，西讨北伐东进，历经四大战役，一举灭秦、平刘、歼夏、降郑，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624年春天大唐统一了全国。

催兵送命，自坏长城

——唐与安史乱军灵宝之战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叛乱，挥师南下西进，如入无人之地。次年1月8日，越过黄河，14日占领荥阳，18日攻克东都洛阳，安禄山登基坐殿，自立为"大燕皇帝"。叛军仅仅用了33天时间，就占据了黄河南北大部分郡县。距唐都长安只隔潼关相望。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一周后，唐玄宗才得知这意想不到的消息。由于多年的太平盛世，根本没有打仗的准备，中央无兵无将可派。恰在这时安西节度使唐朝大将封常清进京朝见，唐玄宗即刻委任他为范阳、平卢节度史，命他火速到洛阳招兵买马，据守东都洛阳，不许叛军西进。同时又任命唐朝大将高仙芝为诸军东讨副元帅，心腹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统帅在长安招

幕的新兵和部分禁军屯驻陕州为接应，准备和封常清合力粉粹叛军的进攻。但是，没想到洛阳很快失守了。封常清带着残兵败将退到陕州。封、高二将合议放弃陕州退守潼关，据险而守，以逸待劳，将功补过。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距长安仅150公里，是长安的东大门。守住潼关，长安太平。高、封二将积极组织士兵加固城墙，积蓄粮草，坚守潼关。叛军将领崔乾佑率兵攻城多次都失败了，只得在潼关以东的陕州、灵宝一带伺机而动。同时，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得民心，各地武装也纷纷起兵抗击，战局很快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东线以颜真卿、颜杲卿为首起兵，响应者17郡，被推为盟主，合兵30万。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官军打败叛军主帅史思明的精锐部队，取得了嘉山大捷，切断了叛军老巢——范阳与叛军大本营洛阳之间的联系，这使安禄山只能暂踞洛阳，主力不敢西进潼关。

正因为如此，叛军逐渐由胜转败，坐守洛阳，进退两难，安禄山曾一度“议弃洛阳、走归范阳”。从而使唐军得有调兵遣将之机，摆脱战争初期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监军宦官边令诚却因为高、封二将不能满足他的私欲，跑回长安向唐玄宗诬告二位将军弃城逃跑，克扣军粮，贻误战机等罪名。唐玄宗偏听偏信自坏长城，下旨将二将赐死。边令诚接旨后，火速跑回潼关，急传圣旨，将高仙芝、封常清二将斩首示众，以泄私怨。

高、封二将被杀后，谁来主持潼关的军务呢？唐玄宗想起了在京的老将哥舒翰。

哥舒翰，突厥哥舒部人，公元747年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于青海筑城池，建立军事据点，使吐蕃不敢接近青海。后攻拔吐蕃重要军事据点石堡城，寻兼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哥舒翰力大无比，勇敢善战，屡建奇功，威镇西部边关：“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就是对他的称颂。但是，现在的哥舒翰已是年过7旬而又多病的老人。近来又得了中风病，行动不便，只在长安家中养病。一日，他忽然接到圣旨，勉强入朝。当听到唐玄宗任命他为平叛兵马副元帅、统领潼关守军后，不禁大吃一惊，百般谢病推辞也不恩准，只得强打精神，由侍卫搀扶坐在铁车上，统兵率将，并番将火拔归仁部卒，亦属统辖，连同高、封军号称20万大军镇守潼关。

哥舒翰到潼关后，因病不能主持军务，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部将行军司马田良丘主管。田良丘胆小怕事，又把兵权分给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统帅步兵。王、李二将不合，互争高低，互不服气，所以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是一部杂牌军。军心不和，斗志不强，哥舒翰又过于苛酷，不爱惜士卒，勇而无谋，过于自信，报复心强。他到潼关第一件事就是捏造罪名借唐玄宗之手杀了安思顺。安思顺是安禄山的结拜兄弟，因揭发安禄山谋反有功调入朝中任户部尚书，并投靠宰相杨国忠。哥舒翰与安思顺早有矛盾。所以，到潼关后哥舒翰假造安禄山给安思顺“策反”的亲笔信，并列举安思顺的7条罪状上书唐玄宗。唐玄宗信以为真，将安思顺金家斩首。

安思顺被杀后，权臣宰相杨国忠十分不安，原来杨国忠与哥舒翰也不和，矛盾很深。哥舒翰领兵到潼关后，大将王思礼就建议哥舒翰回师长安杀掉杨国忠以“清君侧”。哥舒翰害怕落个叛乱罪名，没有答应。杨国忠担心哥舒翰兵权在握，摇旗西指，首受其害。为防哥舒翰，他想自己必须控制一支军队与之抗衡。为此，他向唐玄宗进谏：“朝中大军都交给哥舒翰据守潼关，长安空虚了，为保卫长安以防安禄山，请准我挑选3000名监牧士卒在苑中训练。”唐玄宗批准后，杨国忠还怕兵力不足，又招兵买马万余人，由自己的亲信杜乾运带领，

驻扎在长安城东灞上。哥舒翰得知后，害怕杨国忠背后捅他一刀，上书唐玄宗，以潼关守军不足为由请求灞上驻军由他指挥。唐玄宗批准后，哥舒翰立即传令杜乾运速到潼关议事。杜乾运已奉诏兵归哥舒翰，不能不去。杜到潼关后，哥舒翰立即把他杀了，并把杜乾运的首级挂在牙门上示众，另派亲信接管灞上驻军。为此杨国忠更加仇恨、害怕哥舒翰，他对自己的儿子说“看来我要死在哥舒翰之手。现在必须设法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走得远远的让叛军把他杀死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免去我心腹之患。”为此，他多次向唐玄宗进谏：“让哥舒翰乘叛军主力未到无暇西顾的战机，主动出兵进军洛阳，收复失地，早日结束平叛战争。”唐玄宗也求胜心切，多次下昭命令哥舒翰兵出潼关，主动进攻叛军。哥舒翰明知这是杨国忠的调虎离山计，曾再三向玄宗说明情况，让士兵加固城防、凭险据守，使叛军无法向前一步，双方出现了相持局面。为使唐玄宗放心，每天傍晚哥舒翰都命令手下士卒在关上点燃烽火，名曰：“平安火”再由一座座烽火台向西传去，长安人一望见“平安火”知道潼关仍在官军之手，平安无事，才敢放心睡觉。唐玄宗为此也就不再催促哥舒翰出兵潼关了。杨国忠很着急，又暗中派侦察人员向唐玄宗奏明军情：“陕州灵宝一带的崔乾佑叛军不足4000人，又都是老弱残兵，没有设防，不堪一击。安禄山坐守洛阳，以主力部队对付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的官军，无暇西顾。我军应利用叛军西线空虚的战机，配合东线作战，火速集中优势兵力，出潼关先消灭灵宝一带的崔乾佑叛军，然后挥师南下，洛阳垂手可得。”唐玄宗听了有理，又下令让哥舒翰火速出发。哥舒翰接旨后亲自派使者向玄宗申明：“安禄山久经沙场，诡计多端，他以弱兵残将与我对阵，是诱兵之计，万万不可上当。叛军远道而来，战线过长利用速决，我军应据险守关以逸待劳，利于坚守，待各路援军调妥后出兵进攻方能获胜。”唐玄宗听了以后举棋不定。杨国忠力谏玄宗：“哥舒翰固守潼关，贪生怕死，耗费军资，夸大敌情，灭我士气，别有所图，其情可疑。倘若再不奉旨出关，贻误战机，后果将不可收拾。哥舒翰与安禄山都是胡族出身的武将，与皇上离心离德，口蜜腹剑。倘若二人串通一气，哥舒翰举起叛旗，西指长安，皇上将死无葬身之地。”唐玄宗听了杨国忠的谗言，一日三次下死命令：“哥舒翰火速出兵，消灭叛匪崔乾佑部。”哥舒翰被逼无奈，只得奉诏出征。

公元756年7月5日哥舒翰率领号称2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潼关，傍晚在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南的西原村安营扎寨。从西原到灵宝约25公里，地形复杂：南面靠高山，北面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狭窄隘道。易守难攻。盘据在陕州灵宝一带的叛军将领崔乾佑善于用兵、足智多谋。他见潼关久攻不下，就以诱兵之计设下埋伏，专等哥舒翰引兵出关进入埋伏圈。当时叛军只有万余人，崔乾佑又从洛阳调来精兵猛将数千名，埋伏在隘道两边的高山上，预备好大量的擂石滚木，隐蔽起来只等官军到来。崔乾佑得知哥舒翰屯兵西原，亲自带领几千人马从陕州灵宝出发，迎战哥舒翰，引官军入伏击圈。6日，哥舒翰大军从西原拔营起程向灵进军。哥舒翰命王思礼率精兵5万为前锋；庞忠率10万为后卫，在黄河北岸高地上又安排了近3万人的拉拉队击鼓助威，随时接应。哥舒翰和田良丘乘战舰指挥。从西原出发未遇见一兵一卒，大兵行至隘道上，道路狭窄，官军人多，拥挤不堪，缓缓而进，秩序混乱。时至中午，在峡谷侧方才出现了叛军；三三五五，时疏时密，老弱病残，不成阵势。官军见到叛军这种样子都笑了起来，根本不把叛军放在眼里。双方刚一接触，官军争先恐后，冲锋陷阵抢头功，向前杀去；叛军见势不敢恋战，丢盔卸甲，偃旗后退。官军尾随在后，拚命追击。当官军进入埋伏圈时，突然炮声一响，从各个山头上象雨点般的滚下无数滚木、擂石，一起向官军

砸去。顿时，擂石滚木声，哭爹叫娘声，痛苦呻吟声响彻山谷。王思礼的前锋部队急忙向后撤，此时庞忠的十万后卫大军刚刚进入隘道，一退一进互不相让，全军大乱，官军互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哥舒翰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眼看自己的军队狼狈不堪败下阵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又急又气。稍息片刻又向叛军发起第二次进攻：以毡车军为先锋。这种军车是用毡了包起来的，上面画满了龙和虎的图案，龙虎的爪子、眼睛都是用金、银线缝制而成，猛一看怪吓人的。王思礼为中军；庞忠为后军；哥舒翰在黄河北岸指挥啦啦队。顿时，战鼓齐鸣，助威呐喊声四起，毡车军为开路先锋，浩浩荡荡进入隘道。当毡车行进到半山腰隘道上时，叛军将领崔乾佑立刻下令将准备好的装满干草的车点着火以后推下山坡，直向哥舒翰的毡车冲去。时已过午，东风刮得正猛，草车点燃了毡车，顿时烈焰腾空，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天黑如夜。官军被熏得泪水直流，眼睛睁不开了，只得乱砍乱杀向后退下去，死伤不计其数。庞忠的后军以为叛军乘着火势来攻，一个劲地向浓烟中乱射，造成官军自相残杀，一直到了黄昏，烟消雾散，箭已射尽，方知中计。此时埋伏在山上的叛军精锐骑兵蜂拥而下，杀声连天，直取山下官军残部。与此同时叛军将领崔乾佑派骑兵将领同罗率精骑从南山绕到官军背后截袭，官军根本没有防备，丢盔弃甲，各自顾命，不知去向，有的往山谷里钻，有的往河里跳。黄河中心停放着100多只运送军粮的船，掉到黄河里的官军不顾一切拼命爬上粮船，因超重而沉入河底，至使官军淹死者甚多。船没有了，南岸的官军就把盾牌一个个连起来当船板，把矛当桨，划向北岸逃命。最后面的官军见势，不战自溃。河北岸的拉拉队也各自奔命，根本不听哥舒翰的指挥。首尾叛军向官军夹击，叛军的追杀声、官军的哭嚎声、武器的碰撞声、战马的嘶吼声，震天动地，残不忍睹，真是兵败如山倒。哥舒翰在乱军中只带着几百名骑兵先逃回潼关。潼关城外有三条护城大壕沟70米多宽，3米多深，先逃回来的官军在黑夜里纷纷掉进沟里，不一会就把沟填平了，后逃回来的官军踏尸而过。只可惜，哥舒翰的20万大军只剩下8000人。入关后因兵力奇缺，哥舒翰命部将火拔归仁守城，他到潼关以西的关西驿招兵买马。谁料到火拔归仁私通叛将崔乾佑，答应绑架哥舒翰来降，10日，叛军占领潼关，火拔归仁带领100多名骑兵包围了关西驿站，进见哥舒翰，谎称叛军追来，请上马逃走。哥舒翰信以为真，跟着火拔归仁出了驿站上了马，随后火拔归仁就苦苦劝降："您20万大军，一天之内全军覆没，潼关也丢了，还有什么脸面朝见天子？况且前有高、封二将被杀的先例，您还是率领我们投奔安禄山吧！？"哥舒翰不答应，执意要下马回驿站。火拔归仁吩咐左右把哥舒翰按在马上，用绳子将哥舒翰的两条腿绑在马肚子上，把不顺从的将领也都绑了起来，押奔洛阳。半路上遇见叛将田乾真前来接应，一起面交安禄山。见了安禄山以后，哥舒翰一想，还是顾命要紧，连忙趴在地上请罪："臣有眼不识圣人，我愿为您去招安李光弼。"安禄山大喜，封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并下令给火拔归仁一个特别的"赏赐"——处死。后来在洛阳被官军收复的前夕，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了哥舒翰。

潼关失守后，安禄山派崔乾佑守潼关。附近各郡的唐朝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平安火"终于熄灭，长安城内一片混乱。14日唐玄宗带着宠妃杨贵妃，太子李亨、宰相杨国忠等官员及禁军数千人，仓惶弃离长安，经骆谷向四川逃跑。就在唐玄宗君臣在马嵬驿上演"宛转蛾眉马前死"的"爱情"悲剧之时，安禄山已派孙孝哲率兵占领长安城，平叛战争急转直下。

鹅鸭鸣叫着蔡州城的黎明

——唐与藩镇蔡州之战

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他的儿子吴元济竟自领军务,据申(今河南信阳市)、光(今潢川)、蔡(今汝南)三州叛乱,率军在舞阳(今河南舞阳东)、襄城等地烧杀与掳掠,兵至洛阳附近,使唐代后期方镇割据于各地的局面更加严重。为此唐宪宗数次发兵几易主将,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耗费大量财力,结果仍然不能打败吴元济,反而使吴元济更加目中无人,猖狂横傲。接着西路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又于铁城(即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仅率残部退保唐州。宪宗再急调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袁滋代替高霞寓到唐州负责西路军指挥,谁知袁滋更是贪生怕死,竟私与吴元济妥协,还卑词求吴元济别来打他。半年之后,宪宗了解此事后,只得又解除了袁滋的职务,改由太子詹事李愬出任出任唐(今河南汝阳)、随(今湖北随县)、邓(今河南邓县)节度使,率领西路官军围剿蔡州的吴元济。

新官上任总要点三把火吧?可不料,这个新任节度使李愬竟公开宣布:"天子知愬柔弱,能够忍辱求全,才派我来的,我是个文官,目的是让你们休养生息。至于谈到打仗,那可不是我的事。"此后,李愬一点也不提攻打淮西的事,也不对士卒进行训练。吴元济得知后,十分得意,遂把主力部队董重质部放在洄曲,对付北路大军和东路大军,根本不把唐州的李愬放在眼里。那么李愬真的又是一个有负重托的无能之辈吗?

李愬(公元773~821),唐朝将军,表字元直,洮州临潭人(今甘肃临潭)。德宗时名将四平王李晟之子。他少时孝行,年轻时便随父亲在军中,既学习了父亲的英勇善战,又学习了父亲的忠直品质。李晟殁时,庐墓径表,以文荫被封为卫尉少卿,历任晋坊二州刺史,因政绩卓著,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进任太子詹事。李愬一直从事文官,当他得知平叛吴元济的西路大军节节失败,唐邓节度使袁滋被撤职后,自愿申请上表宪宗请派接替袁滋。在宰相李逢吉推荐下,宪宗批准他的申请,任命李愬为左散骑常侍(门下省副主官)兼唐邓节度使。公元817年正月李愬带领一部分军队来到唐州走马上任。李愬到唐州之后,发现这里的守军在连败之后,士气沮丧,惧怕作战,他们当中可能还有不少是吴元济派来的奸细。所以,他才故意放出不会打仗的空气,以迷惑吴元济、麻痹他对唐州方面的注意。

李愬利用这个机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安抚和收买军心上。他对将士十分爱护,有病的他亲自探视医治,将士们家中如有困难,他就主动去解决。而有些原来的唐州人,参加了淮西军,他对这些人留在唐州的家属也予以照顾。这样一来,那些叛去的唐州将士,不少人又跑了回来,李愬一律收留,如果走,他也不阻拦,他在军队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对于吴元济派来的奸细,抓住后,他一律不杀,问清是什么地方的人,便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原藉。这些人死里逃生,对李愬格外感激,有的主动把淮西军的虚实告诉李愬,而吴元济却得不到李愬的任何情况。不久,朝廷又给他派来2000名精骑,这时他才开始练兵。

李愬练兵不但训练有素,而且军纪严明。一次,有个小校困醉酒迟到了,他立即在军前将其斩首示众。为此,全军以前那种疲塌的风气一扫而空。李愬在军中威信大振。经过一段训练,李愬见军队素质提高了,士气上来了,这才请示出兵作战。

文城栅名目铁城，位于唐州和蔡州之间，是吴元济的西大门，城池坚固，驻扎着数千名精兵，易守难攻。李愬先不去攻打文城栅，却去扫荡文城栅的外围据点，还不断派出武艺高强的将士，组成小分队，进行伏击战。公元817年2月16日活捉了叛军侦察将领丁士良。李愬见丁士良是位血气方刚的将才，以礼相待，收降了他，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官职不变。丁士良很受感动，就向李愬提供了巧取文城栅的妙计。他告诉李愬说："文城栅的守将吴秀琳，拥兵几千，是吴元济的左臂，但他本人无勇无谋，全靠他的军师参谋陈光洽。陈光洽勇而轻敌，非常自负，总好单独出战，如果擒住陈光洽，吴秀琳自会来降。"于是，李愬派部将马少良协助丁士良去捉陈光洽，两人带几百名兵士来到文城栅外，丁士良让马少良在城下指名道姓向陈光洽挑战，陈光洽果然出击。马少良跟陈光洽在城下战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假装不敌，挥军逃走。陈光洽叫骂着在后面紧追。转过一处山角，突然鼓声骤响，丁士良跃马横枪堵住陈光洽的退路，劝他投降。陈光洽跟马少良只打个平手，现在又凭空添了个丁士良，自知不敌，只好挂枪就擒。陈光洽投降后，同年3月，李愬兵临文城栅下，吴秀琳果然投降。吴秀琳投降后，同样受到李愬的重视，官复原职，以客礼相待，仍令留守文城栅。他见秀琳副将李宪，具有才勇，独赐名忠义，留在帐下。于是，士气复振，各有斗志。李愬主动向吴秀琳问计如何攻取蔡州。吴向李愬介绍说："公要取蔡州，非得李祐不可。"

李祐、蔡州人，是吴元济派驻兴桥栅的守军将领，足智多谋，对吴元济十分了解，兴桥栅离文城栅30公里。6月9日，李愬探知李祐正统帅士兵在离兴桥栅不远的张柴村收割麦子。便把厢虞侯史用诚叫来，吩咐以计策行事。史用诚依计出发，先就在村旁丛林中，伏骑兵300名，然后摇旗进村，径击叛军，叛军已将麦子割完，正要捆载而归，突见有官军到来，只见李祐一马当先，持刀相迎。史用诚略与交锋，佯作力怯，曳兵而走。李祐拔马追来，渐渐追到林间，见前面林木茂盛，也疑有伏兵，竟停住不追。史用诚恐怕他瞧出破绽，却故意回马大叫："叛贼李祐，我有精兵数千，埋伏在林子里，你敢来么？"李祐被他一激，策马复追，才入林中，已被绊马索绊倒，生擒而归。在李愬诚恳的款待和劝说下，李祐很受感动，愿意为李愬效劳。李愬把李祐当为谋士，二人形影不离，密议军情，共谋破蔡之计。一时间引起军中非议。一致要求处死李祐，为死去的将士报仇。李愬攻打蔡州的计划正在秘密进行，对众将士，不能公开解释，又怕有人把李祐的事奏报朝廷，等到皇上下诏时就来不及挽救了。只好把众将佐召集到帐中，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对李祐有怀疑，就请把他解送到京师、请皇上发落吧。"诸将同意了，于是，李愬派人把李祐押送长安，并向李祐说明情况，同时，秘密派人先奏天子说明"非李祐不能平吴之理"。宪宗见奏章之后，下诏将李祐释放，发回李愬帐下效力。李祐归来后被李愬委任为六院兵马使。李祐感动的流下热泪，愿为攻破蔡州效犬马之力。

同年9月，李愬准备进攻吴房（今河南遂平）。吴房处于蔡州和文城栅之间，李愬出兵那天，正是个"往亡日"。按阴阳家的说法，寒露节气后的第27天是往亡日，这一天不吉利，尤其不能外出。将领们都劝李愬改一天，李愬笑着说："我特意挑选的就是这个日子，我们兵力少，敌人如全力防守，我们是不能攻取的，但是往亡日这一天，敌人以为我们决不会出兵的，防守定然松懈，我军就可以出奇制胜了。将领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李愬率大军猛攻吴房，叛军果然没有防备，外城被攻破，叛军死伤千余人，其余的退守内城，不敢出来，将领们建议攻打内城，李愬说："叛军兵力尚在，据险守城，我攻必败，应退兵诱之城外以消灭其有生力量"。于是，下令全军乘胜撤退，叛军将领孙献忠以为李怒败走，率500精骑出内城追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